

云端上的高路村

陈易帆

“路的一端连着城市，另外一端，通向梦里。中间线上停着一个村子，名字叫高路。随我，四处走走，让你珍珠般的翅膀徐徐展开……”炎陵船形乡高路村本土诗人苏宏深情地召唤着我前往。

高路入云端。这不仅仅是一句诗，更是高路村村路的写照。从船形乡政府所在地起步，便开始上山。仰望山顶，云蒸雾绕，山路蜿蜒曲折，像一条玉带盘绕于天际，飘然起伏。车子缓慢向上攀爬，一会便喘着粗气。我曾走过湖北恩施太阳河境内的“十八拐”公路，惊叹其险峻与刺激，与眼前的高路比，却不知少了多少“拐”。好在车窗外不单调。路边的野花全开了，有黄的，有红的，有粉的……形成一条长长的五彩斑斓的地毯。我真想弃车步行，呼吸着暗香浮动的山间空气，观赏那摇曳多姿的花草树木，聆听林间百鸟的婉转吟唱。

随行的村干部告诉我，高路村振兴是从筑路开始的。原先的高路坡陡、狭窄，且是泥石路，遇到雨雪天，里面的人下不来，外面的人上不去，村子就这样被大山阻隔。后来修了水泥路，但由于资金原因，路不宽，会车不便，防护不力，险处重重。近几年帮扶工作队驻村后，才有了今天的高路。

车终于爬上山顶，两边雾气即刻涌到身边，行车犹如大海里行舟，只是没有那种剧烈的颠簸感。我在想，该下山了，再拐上几十拐便会到村子。孰料，车子仅溜下一个长坡，便是村头。

下车张望，令我大吃一惊，只见村子的尽头依然是重重叠叠连绵不断的山峰，两旁则是因岔岔立，山峰青得像透明的水晶。真是不登高，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

村子是由一条长长的山谷组成，村舍零星地缀在谷带上。高路村不大，百多户人家，全部散居在650米至800米高的山头。这里曾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帮扶队来了后，高路人才开启了发展经济，振兴乡村之路。先是村里筹集资金100多万元，男女老少齐上阵，拓宽硬化村组道路、装路灯、改农电网、启动安全饮水工程、打造文化广场，一连串大动作，村子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尔后，村里又通过公司加农户模式，采取土地流转与土地托管的方式，发展高山水稻蔬菜种植。尤其在泉水的源头种植的黑米，香糯软甜且富有营养，包装后价值不菲。村民们在公司上班每月拿着1000多元工资，田地拿着每亩200元租金以及年底公司的分红，日子开始红火起来。仅几年光景，这个曾被大山阻隔、村民背井离乡的深度贫困村，一个华丽转身，变得人心齐了，景色美了，腰包鼓了。

晨曦，我漫步在村间小道，两岸青山阵列，飞鸟刺破苍穹，脚下小溪奔流而来，泉水叮当，叩响山谷。遥遥远处，有着传奇故事的金紫峰峰顶如一朵闪闪发光的雪莲，无须任何多余的装饰，本身就是大自然一个绝佳的奇迹。

高路村风物秀美，白天有日景可观，晚上有夜景可赏，村民们不负大自然的恩赐，又开始搞起了旅游休闲项目，这便是独具高路特色的《山里·我家》——他们把农田整理成片，把村组道路注入文化元素，将一个废弃的烧瓦窑，盖土木质雨棚，用砖砌成围炉茶座，用怪石雕刻出十二生肖图案，把鹅卵石镶嵌于清澈的沟渠里，再在屋前左右以竹筒装饰……一个农耕文化的体验式教育基地破茧而出。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秉承这一理念，《山里·我家》不只于游，而是集修身、读书、饮茶、农耕、讲学、交友于一体。它是一个让人简单、自然生活的地方。在这里所有活动都不作刻意安排，而是随时序的流转，让你品尝大山里的春夏秋冬；在极静的动与静之间，磨炼意志，净化心灵，修复生命状态。有游客欣喜地写道：“午后，风暖暖的，拥一捧美丽的金鸡菊轻触鼻尖，顿感淡淡的清香荡漾在心头。有风，有花起舞的日子，静听生命的律动，美丽岁月的从容。”

黄昏，移步《山里·我家》，当我的目光掠过那一栋栋红墙碧瓦的民居，以及民宿前微波碎月的水池，心头即刻升腾起一股温柔而凄怆的美丽，尘封已久的记忆像浮雕一样涌现在眼前：我穿越到童年，和前来参加夏令营小伙伴们一道，抓知了，捉泥鳅，打水仗，把天真与顽皮挥洒到极致。我在想，万物皆有灵，心诚事便成。聪慧的高路人不乏机巧浪漫：原本破烂的木门，伴以画图，就有了机趣；丑陋平庸的石级覆以青苔，就有了灵性；庭院深深，安放风车、水车，便有了古意，有了乡土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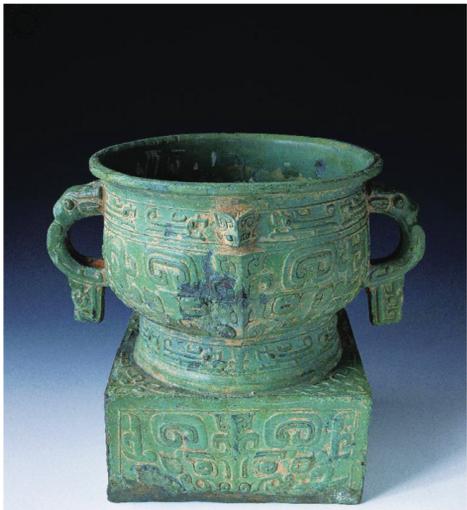
我坚信高路人凭着灵气与坚韧，这个云端上的村子明天的模样会更加俊俏，香甜的日子将时间与空间无限延伸，直至幸福万年长。



《山里·我家》的民宿。

西周兽面纹铜簋，与鼎成对的贵族祭祀礼器

郭亮



株洲宝藏

文物名：西周兽面纹铜簋
年代：西周
出土年代：1976年
出土地点：株洲县(现渌口区)南阳桥乡
规格：口径22厘米，底座长20厘米、宽19厘米，通高26厘米，重4.25千克
馆藏地：株洲市博物馆

“簋”是个生僻字。北京有簋街，为著名的美食一条街，在其蜚声国内外之前，外人到此，难免会对路牌上的“簋”字犯上一阵嘀咕，拿不准究竟念啥。

其实，在古时，“簋”是个常用字，音gui，上声，特指古时中国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青铜制器皿，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大海碗，形制一般为圆口、双耳，后演化为祭祀或宴饮时所用礼器。通常以偶数组合与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如《周礼》中所记，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

在株洲市博物馆内，藏有一件这样的铜簋，敞口平沿，鼓腹下垂，腹两侧置龙首形环耳，耳下有珩，矮圈足，方形器座，形制与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出土的西周武王利簋相同，文物专家据此判定，此簋的年代应与利簋同时或稍晚，亦属西周早中期作品。

据《株洲文物考古文集》载，此簋之入藏颇具戏剧性，起先是1976年冬，原株洲县(现渌口区)南阳桥乡铁西村某村民在本村河边修堤时发现一大块锈迹斑斑的废铜，村民无知，次日便将其卖给了废品回收站，收购站将之送往县里的废旧回收公司的仓库，多年来一直在仓库里不见天日。直到1984年3月才由当时的县文化局派人拣选收回，参与收回工作的文物工作者饶泽民老师曾撰文回忆道：“株洲市四区四县有上百个废旧回收站。每星期一将废品集中在湘江、淅江两河交汇的一个废铜仓库里，这里收集了堆积如山的金属碎块。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次与朋友的串门之中走到了废铜堆上，因职业的原因，我的目光被那古朴独特的纹饰所吸引，心跳随之加快，是一块三千年以前的器物残片！经继续查找、拼接，发现这是一件珍贵的西周方座铜簋……”

也亏得饶泽民老师这次的无意串门，意外将这件珍贵的西周铜簋收入博物馆馆藏，不然，铜簋也将和别的废铜烂铁一样，早晚炼化成汁，再行锻造，再也找不到一丝在存在过的印记。

簋之形制最早是盛放食物之器皿，其后才逐渐发展成与鼎搭配出现的或祭祀或宴饮用礼器，尤为特别的是，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件方座铜簋，纹饰精美之外，器内壁并铸有“作宝尊彝”四字，显是为祭祀性礼器使用，而非日常盛放食物之生活器皿。相比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奴隶制文明而言，商周时期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区域还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日常多与大自然进行斗争，还来不及形成阶层分明的等级制度，用作区分等级高低的鼎、簋之类的礼器也无存在的必要。但是，随着中原地区政治斗争的日趋血腥和扩大，有部分失势贵族转而向更为广袤蛮荒的长江以南地区徙居，带来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同时，亦将等级森严的礼制搬到自己的徙居之地，并进而影响周边的土著聚居群落，据《株洲文物考古文集》记，株洲市文物局专家曾对淅湘交汇区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梳理，发现这些器物主要沿湘江右岸和湘、淅两水夹角地带成现状分布，这证明这里土地肥沃，又处交通要道，人口有了一定的密布，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阶层和阶级的分野已经有了明显迹象，鼎、簋之类的礼器出现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回到株洲博物馆馆藏的这方险些被送进熔铸炉的西周铜簋，当年的文物工作者在打探到此物最初的发现地点后，曾对发现地点进行二次发掘，未见其他器物，文物工作者判定应属于窖藏物，而非像中原地区所出土类似青铜器那样多出墓葬之地。对此，有学者认为，此簋应该是某次祭祀之后的埋藏物，簋之形制并纹饰是典型的中原产物，其主人可能是通过战争、交换、族群迁移等方式将铜簋带入南方，将其单个埋藏又属于典型的越人埋葬青铜器方式，正可见其时中原文明与本土越文明的相互融合。当然，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猜测，还需更多的出土文物来佐证。

不论这件“身世”离奇的铜簋还有多少未解之谜，但铜簋之精美却是毋庸置疑的，资料载，铜簋发现的当年，就被调往北京参加全国拣选文物精品展，次年又与著名的班簋、四羊方尊、醴陵象尊、土乡“尧王”一道远赴欧洲，向世界展示中华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就在笔者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这方铜簋仍被借展在湖南省博物馆，预计九、十月份“回家”，届时，读者诸君可去株洲市博物馆一睹其芳颜。

小岩，与高僧有关的风景与往事

段立新

茶陵县思聪街道龙潭村上院岩上组有一座天然溶洞，俗称“小岩”。小岩之内有一座明代古墓，这是明代茶陵高僧普德禅师的坟墓，也是迄今为止株洲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座洞穴竖坑高僧墓。

高僧往事

从大陵油榨组出发，沿龙山右侧南坡山路上约五分钟车程，在山腰向阳坡岩壁下，你可以看到一座洞口约五丈见方的大溶洞。熟悉这座溶洞的人介绍说，这座溶洞叫大岩，现在，当地人叫它玄仙洞；有道士在洞中修行。走近大岩，只见四大天王塑像肃立洞口，佛教、道教神像端坐洞中神龛上，岩洞幽深宽广，石钟乳等石灰岩溶洞沉积物散布在洞顶、洞壁、或倒挂，或挺立，如滴泉，如石臼，如楹柱，千姿百态。

作为民间宗教活动场所，大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嘉靖年间(1522—1546年)。当年，这里是明代高僧普德禅师修行弘法之地。

在茶陵《谭氏族谱》的记载与大陵耆老的叙述中，普德禅师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德高僧：他是书堂村谭正沧的儿子，俗名天容。相传，谭天容出生后，常常啼哭不止。对此，父母束手无策，久而久之，不由得心生烦恼。有一天，一位路过的云游僧人抱起哇哇大哭的谭天容，一边摩挲他的头顶，一边微笑着在他耳边说：“莫叫！莫叫！曾记鹊桥发笑否？我今为汝点破，汝可安眠矣。”——老朋友，你还记得你在鹊桥边对我微微一笑之事吗？今天，我与你有缘相见，说破旧时因缘，你就不要再使性子哭闹吧。据说，从此以后，谭天容不再啼哭。

幼年时，谭天容父母双亡，一时间，谭天容陷入困顿之中。在遭遇种种苦难之后，谭天容决定皈依佛门。《谭氏族谱》记载说，皈依佛教之后，谭天容隐居在大岩修行。在大岩岩修的谭天容“习佛释书，故易名‘普德’。然习虽释，或劝之落发，辄谢却。嗜义乐善，以故缙绅名其号为‘洞虚’云”——谭天容取法名为“普德”。与其他僧人不同，普德禅师并没有按戒律要求剃去头发，即使有人婉言相劝也坚持要蓄一头长发。普德禅师一心向善，乐善好施，赢得了远近信众的尊重，当地乡绅雅称他为“洞虚”，以此表示褒奖。

万历九年(1581年)秋，普德禅师在大岩圆寂。他的法嗣将他安葬在大岩西面约五百米远的一处溶洞——小岩。普德禅师圆寂当天，天空中突然飞来一对仙鹤，仙鹤盘旋在大岩上空，高声哀鸣。直到普德禅师下葬三天期满才悄然离去。

在龙潭民间，至今还能听到与安葬普德禅师有关的俗语：“大岩死，小岩埋，瓜壶岩里烧灵牌。”意思是说，当年，普德禅师在大岩圆寂，人们在大院瓜壶岩为他举行追思法会，然后，将他安葬在小岩。

今昔风景

四百多年过去了。现在，如果你有兴趣到小岩一游的话，你还可以看到隐身洞中的普德禅师坟墓：洞口是一座由条石垒砌而成的简易大门，“大门”左侧竖立着一块青石质的圆首神道碑，碑上篆刻的字迹清晰可见——碑额由右而左横刻着“谭公之墓”数字，碑额由下而上竖刻的上款、碑文、下款依次是：“孝徒谭X”“明故受戒大禅师讳普德号洞虚上人之墓”“万历辛巳仲秋月朔之吉旦立”。如果细心的话，在“大门”外约一米的地面上，你还可以看到一个残存的础，还有残存的青砖和青砖牌坊或者神道阙的。

洞中的普德禅师墓地上部分由三合土夯筑而成，墓堆形如一个高约0.5米的规则半圆球，墓顶正中安放的同质宝珠顶与墓身浑然一体，不见丝毫缝隙；墓堆周围的墓墙高约0.3米，宛若摆放在墓堆周围的一个戒箍。墓堆前有两个残存的麻石质地柱形碑座，与墓堆后面的同质残存碑座成等边三角形点缀在墓堆之前、墓墙之后。据熟悉传统墓葬形制的人推测，当年，墓堆后面碑座上安放的可能是一副对联。但在当地人讲述中，这两个碑座安放的是风碑、雨碑，这是小岩中的两个法宝：摇动风碑，洞外狂风大作，摇动雨碑，洞外大雨滂沱。

令人遗憾的是，这座存世四百多年的古墓已经遭遇盗贼的侵扰，从盗洞口看去，可以清晰地看到墓堆下面的墓穴，这是一个由麻石拼砌而成的竖坑墓穴。

《茶陵州志》记载，早在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佛教就传入了茶陵。从南朝梁开始到同治九年(1870年)，一千多年之间，茶陵先后出现了萧禅和、慧勇、文郁(又叫“茶陵郁”)、白云守端、知休、中道、见庵等大德高僧。奇怪的是，翻阅《茶陵州志》，我们却找不到与普德禅师有关的任何记载。

按汉传佛教仪轨规定，僧尼圆寂之后，多是火化(行话叫“荼毗”)后入土安葬，地上树坟或者立塔，像普德禅师一样在岩洞中入葬树坟的，实属罕见。



SHEN NONG CHENG JI



责任编辑：郭亮
2022年7月26日 星期二
美术编辑：赵强
校对：张武

投稿邮箱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隐身小岩中的普德禅师墓(郑安戈拍摄)。



小岩“门口”的圆首神道碑(郑安戈拍摄)。



晨曦下的会繁吟。